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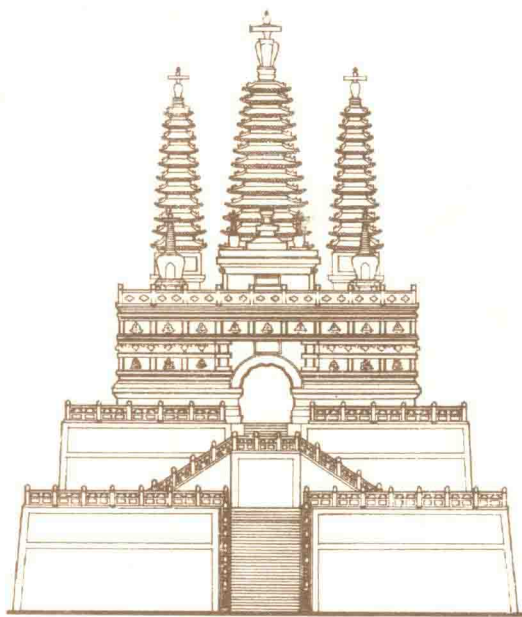
ཨ། བེ་ཅིང་གི་བོད་བརྒྱུད་ནང་བསྟན་གྱི་སྐུ་ཅལ།།

ཡོན་མིང་ཚིང་རྒྱལ་རབས་དུས་ཀྱི་བེ་ཅིང་བོད་བརྒྱུད་ནང་བསྟན་སྐོར་གྱི་རིག་དངོས་དང་གནའ་སྐུལ་ཞིབ་འཇུག།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清）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清）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本书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2013年度规划项目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七至十三世纪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14ND011）前期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清 / 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 — 北京：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300-0336-7

I. ①北… II. ①谢… ②魏… ③贾… III. ①喇嘛
宗—宗教艺术—历史文物—研究—北京市—清代 IV.
① K872.104 ②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3995 号

出版人：曲 仲
项目监制：安 东 吕克农
项目统筹：张秋跃
责任编辑：陶宇辰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罗 瑞 李 芸
书籍制作：红黄蓝设计中心
责任印制：宋 超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清)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BEIJING ZANGCHUAN-FOJIAO YISHU

谢继胜 魏 文 贾维维 主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8

印 张 105.5

字 数 75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0-0336-7

定 价 2980.00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编委会

主 编 谢继胜 魏 文 贾维维

撰 文 谢继胜 熊文彬 廖 旻 罗文华

魏 文 贾维维 李 俊 王 微

闫 雪 郭丽平 孙 琳 杨鸿蛟

孟 丽 谷新春 周玉州

图片摄影 谢继胜 魏 文 等

图片统筹 孟 丽



咸若梵华：

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



清朝（1644—1911）是藏传佛教艺术在北京地区全面发展的辉煌时期。

16世纪末，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仰华寺的会晤使得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地区的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对于蒙古政治、宗教的影响日益加深。在这一历史格局下，几乎在明清易祚的同时，西藏的政教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进入西藏腹地攻灭了第司藏巴政权，建立了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领袖的甘丹颇章政权，从而确立了以达赖喇嘛和班禅为首的格鲁派在西藏政教两界的至尊地位。两年后的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正式取代明朝建立起了由满洲贵族统治的中央王朝。清朝统治者鉴于格鲁派在蒙藏地区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逐渐认识到想要将蒙古各部和西藏分而治之进而实现有效统治，以达到边疆的长治久安，完成统一华夏的大业，就必须充分地将藏传佛教为己所用，推行宗教怀柔政策。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因此，对格鲁派大力扶持以统治蒙藏民族，逐渐成为清政府贯彻始终的一项基本国策。

早在关外后金政权兴盛之时，满洲就已经通过蒙古接触了藏传佛教，并与西藏展开了密切的联系，并曾邀五世达赖喇嘛来后金传法。顺治四年（1647），清廷再次邀请达赖喇嘛来京会晤，直到顺治九年（1652）在固始汗的支持之下最终促成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北京之行，达赖喇嘛也由清政府正式册封，并授以金册、金印，是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并颁赐“达赖”名号之始，清廷通过册封的方式上承明朝遗制，重申了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政权的领属关系。然而，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又一次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第司桑结嘉措在与拉藏汗争夺权力时被杀，准噶尔部趁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偷袭拉萨，大肆烧杀抢掠。在这种危机中，康熙皇帝一方面册封班禅以控驭黄教，另一方面派兵进藏平乱，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四噶伦主政制度。但是雍正五年（1727）首席噶伦康济鼐被其他三位噶伦所杀，西藏内乱又起。雍正皇帝果断地派兵入藏与颇罗鼐一同平息了战乱。清廷由此建立了驻藏大臣制度，并封颇罗鼐为郡王，全面掌管西藏事务。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木扎勒继位以后，欲行反叛，于乾隆十五年（1750）被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所杀，二人亦为国捐躯。次年，乾隆皇帝有感于此，订立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正式确立了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为首、四噶伦为辅的政治制度,从此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王朝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后,又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款,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标志着清政府对藏管辖发展到了最完备的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蒙、藏之间的政治纽带不断完善和巩固,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加强,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活动呈现出绚丽缤纷的景象。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风格亦渐至统一,后期模式化的倾向较为显著。明朝中期形成的勉唐画派和钦日画派,在格鲁派如日中天的清代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两大艺术流派。明晚期逐渐兴起的噶玛噶智画派由于教派纷争而一度衰落,之后在清中期受到康区土司的大力扶持而成为18世纪以来藏传佛教美术流派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其对于汉地艺术全面而大量的借鉴和采纳尤为人称道。藏传佛教美术在明亡之后的再次东传开始于清顺治初年。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清廷在顺治八年(1651)敕建了北海白塔寺和黄寺。康熙皇帝即位以后,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以实现安抚蒙藏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而这种把从个人信仰的渴求和国家统治需要的二重性并行不悖地集中运用则体现在了乾隆皇帝身上。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营建活动的极度热衷,不仅是对藏传佛教及其僧众的极大礼遇,同时也为其营建了精神皈依的乐园。他在北京紫禁城、三山五园、口外行宫和皇帝陵园等处修建了一大批藏传佛教殿堂和寺院,如以雍正潜邸为基础改建的雍和宫(1744)、静宜园碧云寺金刚宝座塔(1747)、紫禁城西路表现密宗四部思想的雨花阁(1750)、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1757—1782)陆续修建的以梵华楼为代表的八座六品佛楼、六世班禅衣冠冢清净化城塔(1780)等。同时,留存至今的大量宫廷风格的藏传造像和唐卡也为世人所瞩目。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宫廷的藏传佛教艺术将汉、藏、蒙造像艺术风格熔于一炉,形成了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风格样式,在藏传佛教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下我们就将按照不同的地域和性质对这段时期里藏传佛教艺术在北京的发展历程展开讨论。



第一章

清代宫廷内的藏传佛教艺术

第一节 雨花阁¹与慈宁宫大佛堂

一、雨花阁

雨花阁位于故宫西路启祥门外的春华门内，是故宫西部建筑群中最高的建筑【图 1-1-1 雨花阁外景】。阁前的东西两侧皆有一座配楼，阁后的西侧是梵宗楼。阁北的院内有宝华殿，宝华殿后连香云亭、中正殿（香云亭和中正殿毁于 1923 年大火）。²

从建筑格局上来看，中正殿与后建的香云亭、宝华殿和雨花阁三座佛殿组成宫中最大规模的佛殿群。之后在西北角增建了梵宗楼，东西分别建造了六世班禅和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影堂，即雨花阁的东西配殿。其中雨花阁是这一区域的最高建筑，从而形成了众佛殿拱卫雨花阁的格局，突出了雨花阁的重要地位。从外部建筑风格上来看，雨花阁融合了汉藏两地的建筑形式，是清宫建筑群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即汉式单檐攒尖顶，上覆鎏金铜瓦，顶立鎏金喇嘛塔，顶脊装饰藏式鎏金蹲龙，每层檐下有泥金彩龙盘绕柱梁之间，在顶层和二层之间的

东西壁龛里供奉藏式塔，底层檐下装饰藏式斗拱和藏式兽面，室内天花装饰观音六字大明咒。³

三世章嘉国师传记中明确记载了雨花阁的修建缘起。⁴雨花阁在明代隆德殿的基础上创建于乾隆九年（1744）。⁵隆德殿原本是供奉道教三清上帝诸神的殿宇，乾隆帝在道观基础上建立佛寺的意图颇为耐人寻味。“雨花阁”之名出自《维摩诘经》，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初一日，满汉铜字“雨花阁”匾始张挂于这座全新佛殿的顶层外檐处。十一月二十九日乾隆亲自主持了雨花阁的供奉陈设。乾隆十五年（1750）之前，雨花阁四层供奉初具规模。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十二日又安放佛经数本。同年十一月初一日，除第四层保持原供奉不变外，其他三层的供奉均做了调整。⁶

雨花阁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外加抱厦一间。立面为阶梯形三层，内里四层，以后虽然经过大小多次修整，但其基本结构并未大变。



图 1-1-1 雨花阁外景

雨花阁是一座明三层、暗四层的具有藏汉建筑风格的佛楼，也是宫中最高的藏传佛教佛堂。它的每一层中龕依次供奉着象征密宗四部的红铜佛像。乾隆帝亲自主持对雨花阁的设计和建造，倾注了大量心血，延请三世章嘉则作为顾问，解决了教义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对于雨花阁的模式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议。⁷综观雨花阁内供奉佛教造像及悬挂唐卡的题材和布局，虽侧重点稍异，但仍可以看出其陈设是西藏格鲁派密教系统观念和神系结构的直观表现。

雨花阁的第一层比其他两层高出很多，前接抱厦，前厅摆满了林林总总的供品【图 1-1-2 雨花阁第一层供奉的佛像与坛城】。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座高达四米的紫檀木罩圆柱形珠琅曼荼罗，分别供奉格鲁派无上瑜伽部的密集金刚（S:Guhyasamāja; T:gSang vdus）、上乐金刚（S:Cakrasamvara; T:vKhor lo sdom pa）、

大威德金刚（S:Vajrabhairava; T:rDo rje vjigs byed）三大本尊，后庭隔出仙楼。仙楼栏杆正面有泥金书大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场”，指示佛堂的第一、二层所供佛像的特殊含义，即以供奉阿弥陀佛为部尊的莲花族诸尊为主，与宫中其他很多佛堂一样，为皇室祈寿是其重要的作用之一。但实际上，这三座立体曼荼罗在 1753 年才安置进来，铜顶部的龙和供奉阿弥陀佛的塔也是在 1776 年才安置进来的。⁸整个空间布局是逐步完善的。

第一层又称智珠心印层，正龕中供奉九尊铜佛。龕的左右外侧是泥金书满、蒙、藏、汉四体文字对照的题记。汉文内容：“此层供奉智行品佛，应念智行品内无量寿佛、四臂观世音菩萨、尊胜佛母、白救度佛母、积光佛母、大悲观世音菩萨、绿救度佛母、随求佛母、白伞盖佛母等经。”智行品（Kridyā



图 1-1-2 雨花阁第一层供奉的佛像与坛城

tantra) 也称事部、作部, 专修外事, 故名事部。修习此部密法者可以获得息灭、增益、降伏三种悉地。由于此层已标明是阿弥陀佛的道场, 祈寿延年是其宗旨, 因此莲花族诸神占据了主要地位, 即以《大乘无量寿经》为根本经的无量寿佛位居中心, 四臂观音菩萨和大悲观音菩萨跟随其后, 白度母和绿度母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又是莲花族的明妃, 为其眷属。剩下的四尊全是佛族, 尊胜佛母(S:Uṣṇīṣavijayā; T:gTsug tor mam rgyal ma)、白伞盖佛母(S:Sitātapatra; T:gDugs dkar po can)、积光佛母(S:Mūrīcī; T:Vod zer can bdud rtsivi ma) 是释迦佛顶髻化现的神, 属佛族顶髻类。随求佛母(S:Pratisarā; T:So sor vbrangs ma) 是佛族的明妃, 没有金刚族的神。

诸尊面相慈和, 形同常人, 多做菩萨装束, 对初修密法的人来说, 它们与显教之神差异不大, 心

理上易于接受, 不会产生太大的反差, 而且由于莲花族诸神和佛族的佛顶类诸神都具有强烈的吉祥福寿神的色彩, 因而世俗气息较浓重, 与此部修习者获得的成就相互对应。

第二层仙楼正龛中也供奉着九尊铜佛。龛头的汉文题记曰: “此层供奉行德品佛, 应念行德品内宏光显耀菩提佛、佛眼佛母、无我佛母、白衣佛母、蓝救度佛母、显行手持金刚、蓝催碎金刚、白马头金刚、无量寿佛等经。”

行德品(Caryā tantra) 即行部, 于外事部及内瑜伽等分修行, 名为行部, 既观想本尊在自己身外, 又观想自己心体为本尊。此部神系结构与事部一样有出世和入世之分。居中的主神宏光显耀菩提佛(S:Vairocanābhisambodhi; T:rNam snang mngon byang), 属于佛族的部尊。由于西藏行部的莲花族

经典失译，部尊、部主不明，主尊缺席，遂由他亲率胎藏界明妃出任，所以与栏杆上所书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场”不一致。但第一层与第二层中龕均供佛九尊，代表汉字的吉祥字“久”的发音，象征生命长久、天寿无极，也算是一种弥补。

其中佛眼佛母（S:Buddhalocanā；T:sPyan ma）是大日如来的明妃，属佛族；无我佛母（S:Māmaki；T:bDag gi ma）是宝生如来的明妃，属金刚族；白衣佛母（S:Pandaravasini；T:Gos dkar mo）是阿弥陀佛的明妃，蓝救度佛母（S:Nīla-Tārā；T:sGrol ma）是成就佛的明妃，都属于莲花族。虽然这一层仍属于阿弥陀佛道场，但由于经典缺乏，莲花族的尊神仅有三位，而且地位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金刚族的诸神比较活跃，在九尊神中竟占四席之多。尽管他们地位低下的境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变，但已开始崭露头角了。这与密教神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金刚族诸神数目越来越庞大、地位越来越高完全一致。

第三层也叫普明圆觉层，正龕中供奉着五尊铜佛【图 1-1-3 雨花阁第三层正龕所供佛像】。龕头汉文题记曰：“此层供奉瑜伽品佛，应念瑜伽品内金刚界毗卢佛、成就佛、最上功德佛、普惠毗卢佛、度生佛等经。”

瑜伽部（Yogatantra），“于外事内定二者以定为主，少待外事”，即侧重于内修三摩地的瑜伽。瑜伽部的根本经典是《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此经确立了以毗卢遮那佛（S:Vairocana；T:rNam snang）为中心，统摄阿闍佛（S:Aksobhya；T:Mi bskyod pa）、宝生佛（S:Ratnasambhava；T:Rin vbyung）、阿弥陀佛（S:Amitabha；T:Vod dpag med）、不空成就佛（S:Amoghasiddhi；T:Don vgrub），象征五佛五智的格局。此龕的中心神即是这个五方佛系统中佛族的代表金刚界毗卢佛（S:Vajradh ā tu-Vairocana）。成就佛右手持羯磨杵，左手施禅定印是常例。最上功德佛（S:Paramādyā-Vajrasattva）代替的是阿弥陀佛的位置，从印契看，与金刚萨埵同尊而异名。

度生佛（S:Jagadvinaya），施与愿印，与宝生佛相同，归入宝部应无大错。普惠毗卢佛（S:Sarvavid-Vairocana；T:Kun rig nam par snang mdzad），从印契看，四面二臂，施禅定印，捧法轮，显然代替的是阿弥陀佛。

第四层中龕仅供奉三尊铜佛，龕头汉文题记曰：“此层供奉无上品佛，应念无上品内秘密佛、威罗瓦金刚、上乐王佛等经。”

无上瑜伽部，即专修最胜内瑜伽。此层中龕供奉的三位主尊与第一层所供的三大曼荼罗中本尊的次序完全一致，即居中的密集金刚三面六臂，全跏趺坐，拥抱明妃可触金刚母（T:Reg bya rdo rje ma）。威罗瓦金刚（S:Bhairava；T:vJigs byed）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立姿拥抱明妃若浪玛（T:Ro lang ma），主面为牛头，最上有冷笑文殊菩萨面，暗示此尊与文殊菩萨的特殊关系。它是格鲁派最有威力的守护神之一。上乐金刚四面十二臂，立姿拥抱明妃金刚亥母（S:Vajravārāhi；T:rDo rje phag mo），是《上乐轮怛特罗经》的本尊，广受西藏各教派的崇信。

以上三尊系金刚族最重要的神祇。在无上瑜伽部中，金刚族诸神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在西藏，无论是以其为本尊之行者或是一般民众，对此三尊均极为尊崇，通常称之为“德桑结三尊”。雨花阁三尊的组合形式独具格鲁派特色。在格鲁派的寺庙中或唐卡上，此三尊的地位异常突出。

雨花阁所表现的是传统的格鲁派密宗四部及其神系思想，但具有明显的宫中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从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以来，清代的雨花阁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表现了密宗四续部及其神系的思想。它除却具有鲜明的世俗功能之外，在其中更具有浓重的宣示教理的成分。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将庞杂的藏密神系系统化、规范化。

其次，雨花阁第一、二层作为阿弥陀佛道场是净土思想传统影响所致。除了仙楼上有“西方极乐



图 1-1-3 雨花阁第三层正龛所供佛像

世界阿弥陀佛道场”的指示外，从尊神的选择和数量上以及正龛两边的题记中两次都提到“应念无量寿佛经”，足见无量寿佛在雨花阁中的特殊地位。《无量寿经》是净土宗主要奉诵的经典，功能是为帝后祈求世寿绵长、祛病消灾。乾隆帝一次性施造多达千尊无量寿佛的记载屡见不鲜。宫中的佛堂内供奉无量寿佛塔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另外，在香山、圆明园及承德等地的皇家佛堂中均能见到供奉无量寿佛塔的记载或实物。总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

思想是雨花阁陈设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

雨花阁四层正龛铜佛像的布局无不彰显出帝王个人思想的深刻影响，反映出宫中藏传佛教的鲜明特点。从对净土思想的尊崇与藏密四续部思想的结合，以及第三层对金刚界五尊佛的巧妙处理中，可以想见章嘉国师的良苦用心及其渊博的佛学造诣。

雨花阁内现存唐卡的数量不少。据清宫《内务府陈设档》的记载：雨花阁原挂唐卡计有 16 堂

84幅之多，现仅存三分之二，尽管档案中已明确列举了各幅唐卡的位置及诸神的名称，但是由于佛堂中唐卡方位已错乱，而且其中的一些可能已非原物，二者很难一一对应，因此只能结合诸佛像的图像学特征来重新确认。

雨花阁第一层北墙中龕处供奉金刚本性佛（S:Vajradhātu-Variocana; T:rDo rje dbyings）、金刚积光佛母（S:Mārīcī; T:rDo rje vod zer can phyag）、宏光释迦狮子佛（S:Variocana-Śakyasimha）、二臂金刚妙音佛母（S:Sarasvatī; T:dByangs can ma）、宏光显耀菩提佛（S:Vairocanābhisambodhi; T:rNam snang mngon byang）五尊。

金刚本性佛最常用的名字是金刚界毗卢佛，显然是瑜伽部根本经典《摄真实经》的主尊，统帅五佛。宏光显耀菩提佛是行部的根本经典《大日经》的本尊神。妙音佛母在汉传佛教中称为“辩才天女”，具有广泛的知名度，被吸收进入怛特罗神系中，将其改造成形象多样的女尊，成为知识、智慧、悟性、记忆的女神。宏观释迦狮子佛是瑜伽部普慧毗卢佛系统的本尊之一。金刚积光佛母是密宗中佛顶髻化现的神祇，拥有消灾祛病、增财益寿等法力，流传颇广，故形象极多，有二臂、八臂、十臂、十二臂等。本唐卡属于二臂忿怒像。

西墙挂一堂九幅唐卡，从北至南依次为大力金刚（S:Mahābala; T:Khro bo stobs po che）、欲帝金刚（S:Takkirāja; T:Ta kki ra dza）、甘露潭金刚（S:Amṛtakundalin; T:bDud rtsi vkhyil pa）、无能敌金刚（S:Prajñāntaka）、阎魔敌金刚（S:Yamāri）、马头金刚（S:Hayagrīva; T:rTā mgrin）、不动金刚（S:Acala; T:Mi bskyod ba）、持杖金刚（S:Niladaṇḍa）、顶髻转轮金刚（S:Uṣṇīṣacakravartin）。这几尊神均是从无上瑜伽部经典所出，居于曼荼罗内层，守护着上、下、东、西、南、北六方及四维共十方忿怒明王中的成员，同时也是密教中重要的十位本尊神。这九尊神与《秘密集会不动金刚曼荼罗》中的九位完全吻合。如果与曼荼罗对照，会发现唐卡以中间的阎魔敌金刚为中心，其他诸神依照曼荼

罗中的先后次序左右对称排开，使平面化排列的诸神达到了一种立体效果。

东墙挂一堂九幅唐卡，从北至南依次为三宝严印救度佛母（S:Mārīcī）、能摧怨魔救度佛母（S:Mārasūdāna-Tārā; T:sGrol ma bdud vjoms ma）、能摧恶敌救度佛母（S:Aparājita-Tārā; T:sGrol ma gzhan gyis mi thub pa）、能胜三界救度佛母（S:Trailokyavijaya-Tārā; T:rNam par rgyal havi sgrol ma）、虚空呌声救度佛母（S:Hūṃsvaranādinī-Tārā; T:sGrol ma hum sgra sgrogs ma）、灌顶尊胜救度佛母（S:Uṣṇīṣavijayā-Tārā; T:gTug tor sgrol ma）、大慧金色救度佛母（S:Kanakavaraṇa-Tārā; T:sGrol ma gser mdog ma）、大善秋月救度佛母（S:Candrakāntī-Tārā; T:sGrol ma zla mdang ma）、尊者速勇救度佛母（S:Pravīra-Tārā; T:Myur shing dpavi sgrol ma），与第二层西墙的一堂五幅、南板墙的一堂七幅（现在已佚），正好构成藏传佛教中最有名的二十一度母组合。二十一度母是度母施展广大法力，为信徒们解脱苦难、获得解脱的各种能力的具体化身，受到普遍信仰。

第二层中龕挂唐卡一堂五幅，就是五方佛。但是中心神本来应该是毗卢佛，这里却换成了无量光，显然是呼应这层正面栏杆上的大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主题。这种创新无非是章嘉国师为乾隆帝祈祷国祚绵长、长寿多福的思想所做的改动，可算是清宫廷的特色之一。

东西次间南板墙各挂一堂三幅唐卡，六尊形象皆菩萨装，形象接近，应该是一套组合神。西次间南板墙所挂唐卡，从东至西依次为日光菩萨（S:Sūryaprabha; T:Nyi ma vod）、普贤菩萨（S:Samantabhadra; T:Kun tu bzang po）、虚空藏菩萨（S:Ākāsagarbha; T:Nam mkhav snying po）；东次间南板墙所挂唐卡，从东至西依次为地藏菩萨（S:Kṣitigarbharāja; T:Savi snying po）、观音菩萨（S:Avalokiteśvara; T:sPyan ras gzigs）、月光菩萨（S:Candraprabha; T:Zla vod）。如此安排这几尊神祇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理论释疑。

东墙现挂五保护佛母唐卡，从北至南依次为大秘密随持佛母（S: Mahāmantrānusāriṇī ;T: gSang sngags rjes vdzin）、大孔雀佛母（S: Mahāmāyūrī ;T: rMa bya chen mo）、大随求佛母（S: Pratisarā ;T: So sor vbrangs ma）、大寒林佛母（S: Sītavatī ;T: bSil bavi tshal）、大千摧碎佛母（S: Mahāsāhasrapramardanī ;T: sTong chen mo）【图 1-1-4 雨花阁仙楼东墙五保护佛母唐卡】。

这五佛母是五种陀罗尼的具象化身，功能各不相同。大随求佛母专职保护产妇；大秘密随持佛母保护信徒免受疾病之苦；大孔雀佛母实际上是孔雀的神格化女神，职责在于消灭毒蛇，保护信徒的安全；大寒林佛母具有防止和消除各种自然灾害的威力；大千摧碎佛母主要以防止恶魔、精灵对人作祟为己任。这组神以其直观的世俗功能在清宫中受到



图 1-1-4 雨花阁仙楼东墙五保护佛母唐卡

青睐。

外面东西板墙的十幅唐卡中的形象是佛教概念“菩萨十地”或“菩萨十二地”神圣化的神祇。西板墙依次为难胜菩萨、焰慧菩萨、积光菩萨、离垢菩萨、欢喜菩萨、法云菩萨、普慧菩萨、不动菩萨、远行菩萨、现前菩萨，有可能为密教十二地菩萨中的十地。

第四层中龕供一堂三幅唐卡，从西向东依次是威罗瓦金刚、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其排列与龕中所供无上瑜伽部三大本尊铜佛的秩序完全一致。此三尊神均是格鲁派最为信奉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主尊，居中的密集金刚地位突出。

根据《内务府陈设档》所载，可以推测出第二层佚失的唐卡分别为中龕外两侧供奉一堂五幅的忿怒金刚，西次间南板墙的过去七佛。第三层佚失的唐卡为中龕悬挂一堂三幅的白伞盖佛母、无量寿佛、白度母。

从设计思想来看，雨花阁的唐卡陈设有两个特点：其一，中龕的主尊为保持雨花阁建筑的总体思想，反映密宗四续部修行理论为主线的陈设，尊神大部分来自密宗四部主尊成员，只是排列的顺序不如铜像严格，局部有些混乱；其二，唐卡的安排与中龕铜佛像布置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侧重点亦不同，相比之下唐卡更自由些。它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及挂供唐卡的壁面大小来选择某类神或删减形象。

雨花阁内的供品，无论是佛像还是唐卡，从无量寿佛、四臂观世音菩萨、尊胜佛母、白救度佛母、积光佛母、大悲观世音菩萨、绿救度佛母、随求佛母、白伞盖佛母、宏光显耀菩提佛、佛眼佛母、无我佛母、白衣佛母、蓝救度佛母、显行手持金刚、蓝摧碎金刚、白马头金刚、无量寿佛、二臂金刚妙音佛母、大力金刚、欲帝金刚、甘露潭金刚、无能敌金刚、阎魔敌金刚、马头金刚、不动金刚、持杖金刚、顶髻转轮金刚、三宝严印救度佛母、能摧怨魔救度佛母、能摧恶敌救度佛母、能胜三界救度佛母、虚空吽声救度佛母、灌顶尊胜救度佛母、大慧金色救度佛母、

大善秋月救度佛母、尊者速勇救度佛母、二十一度母、日光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月光菩萨、五保护佛母、“菩萨十地”或“菩萨十二地”威罗瓦金刚、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包括遗失的过去七佛、白伞盖佛母、无量寿佛、白度母等诸佛菩萨来看，虽然严格遵照四部的次序排列，以表现藏传佛教密宗四续部的修行次第主题，但是这些诸佛菩萨的功能或是护持祈福，或是祛病消灾，或是增财益寿，所以说祈福、祈寿、祈求国运遐长是雨花阁作为皇家佛堂的主要特色与重要功用。

雨花阁第四层供奉的三尊本尊神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含义，并非一般的拼凑。格鲁派无上瑜伽部只分三续，却供三尊本尊——密集金刚、威罗瓦金刚、上乐金刚。原因有二：其一，三尊神均系金刚族的重要神，所以金刚族的部主阿閼佛的化身——密集金刚自然位居诸尊之首；其二，由于密集金刚、威罗瓦金刚二尊和文殊菩萨有密切的关系，而宗喀巴大师本人就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同时清代皇帝又被认为是文殊大皇帝，视之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化身。因此文殊—宗喀巴—乾隆帝应为三位一体的关系。推崇宗喀巴与乾隆帝，将乾隆帝与宗喀巴相提并论，就是抬高乾隆帝的佛教地位，这一点不言自明。⁹所以说三本尊具有皇家的政治色彩。白瑞霞（Patricia Berger）补充说：“若必多吉是上乐金刚的转世，乾隆帝从若必多吉那里得到的第一次灌顶便是上乐轮密续之灌顶。在这个秘密龕中，这种观念加重了他出现的分量。对乾隆来说，胜乐金刚既是他的开始点，又是终结点，一个他在一生中多次出现的尊神。若必多吉把上乐金刚设计进他参与过的每个工程中。”¹⁰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品的功能已与元明时期的佛像唐卡等出现了一定的差别。元代帝师八思巴大力尊崇白伞盖佛母和大黑天，是因为白伞盖佛母的强大法力能够庇佑国家安泰，而大黑天具有强大的威猛之力，因而又被奉为“战神”。此时依然强调白伞盖佛母、大黑天等诸神的宗教护佑功能。明代皇帝尤其是永、